

ZHUYUCHAO
JIANADABILI

加拿大笔记

朱毓朝 著

《加拿大笔记》为作者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里对该国政治观察解读之随笔，灵动随意，拾异撷趣，非纵论庙堂的学术研究，读者可持轻松心态享受阅读的快乐。



JIANADABILI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UYUCHAO
JIANADABILI

加拿大笔记

朱毓朝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拿大笔记/朱毓朝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80688-977-0

I. ①加…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249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 www.tass-tj.org.cn

印刷: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YASHEWENCONG

雅舍文丛

目 录

001	引言 <i>Preface</i>
006	永远的美国因素 <i>American Factor Forever</i>
022	政治文化趣谈 <i>About Political Culture</i>
031	议会百年说 <i>One hundred plus years of Parliament</i>
046	联邦制说三道四 <i>Commentary on Federal System</i>
057	解读加拿大宪法 <i>Understading the Canadian Constitution</i>
070	加拿大总理们:剪影和趣事 <i>Canadian Prime Ministers: Personal Profiles</i>
096	国家统一永远的痛:魁北克问题 <i>Persistent Pain: National Unity and Quebec Issue</i>
113	加拿大政党演义 <i>Evolv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i>
128	原住民与加拿大民主说 <i>Aboriginal People and Canadian Democracy</i>

140	多元文化主义的迷思 <i>Myth of Multiculturalism</i>
150	外交与国际关系 <i>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164	结语:启示录 <i>Conclusion: Inspirational Ideas</i>
166	附录一:在加拿大学习政治学指南 <i>Studying Politics in Canada</i>
172	附录二:在加拿大教政治学逸事 <i>Teaching Politics in Canada</i>
182	附录三:从统计数字看加拿大的高等教育 <i>Canadian Post – Secondary Education through Statistics</i>

引言

此为我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里对加拿大政治观察解读之随笔。随笔者,灵动随意,拾异撷趣,凡见闻杂感、思辨随想皆可录入。因此本书并非纵论庙堂的学术研究,望读者持轻松心态享受阅读。当然,既然是有关加拿大政治的随笔,对加拿大政治的基本认识和讨论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有我对相关政治课题的思考。

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加拿大对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遥远的,无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均是如此。那么中国读者了解加拿大及其政治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为什么又要写这本看似读者寥寥的书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职业习惯,我在加拿大教授政治学多年,兴趣在所难免要影响观察事物的重点和写作的视角,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

我1988年赴加留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施吉利(Gerald Sperling)教授算是个中国通,是个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学者、新闻学者,曾在北京生活工作过几年,在新华社、社科院新闻学院做过外专和外教;多年前还和蔚华(20世纪80年代央视国际频道的著名主持人)一起在中央电视台的五一联欢节目上用中文做主持。他曾得意地告诉我,因为在央视露过脸,所以在中国旅行时曾多次被人认出并受到追捧,着实过了把当名人的瘾。施吉利教授的汉语说得不错,他创作过一个调侃北京摆摊儿卖西瓜的段子,是中国绕口令和北美脱口秀的结合体,曾刊登在人

民日报海外版上。他也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演过这个节目,非常成功,跟大山的表演相比不遑多让。他的夫人麦琪(Miggie Siggins)是一位著名作家,两次获得加拿大最高的文学奖——总督奖,曾写过一本小说《拥抱中国》,可见其对中国的兴趣和感情。他们夫妇二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现在与中国的故事还在延续。他们退休后成立的“加拿大四方影视公司”,拍摄过许多与中国有关的纪录片。他们最近摄制的几部关于核试验造成的环境问题,关于化学、生物武器的纪录片,都获得了加拿大电影节的大奖。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影片获得奥斯卡奖,我肯定不会惊讶。

我撰写这本随笔其实最早是受了导师施吉利教授的启发。他在中国出版过一本“老山东”摄影集,收录的是一位叫 William Smith 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所摄的黑白照片,精心编辑成册,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山东地区的社会人生百态,非常有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我由此想到其他一些与中国关系非同一般的加拿大人,比如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再比如朗宁(Chester Ronning),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也是加拿大西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讲一口流利的带湖北口音的汉语。他在中国的故事也算得上是个传奇,和美国亚洲边疆学的著名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中国的经历一样引人入胜。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兴趣和情谊,由来已久,弥足珍贵。我的一位同事,历史学家约翰米汉(John Meehan)写了一本关于早期加拿大人在中国纪事的图书,颇受好评。所以我想中国读者也一定有兴趣阅读关于加拿大的通俗读物。笔者在加拿大居住工作多年,又一直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自觉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萌生了写一本有关加拿大政治的随笔的念头。

加拿大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距离遥远、印象模糊的国家,但从世界发展这个层面来看,加拿大却是个不容忽视、国情特殊的国家。加拿大地

域广阔,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加拿大资源丰富,水、森林、油气、矿产均名列世界前茅;加拿大人口稀少,未来发展潜力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加拿大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既没有多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负担,也少有在国际事务中干涉他国、争权夺利的欲望和能力,而且国家制度比较健全,内政相对稳定,内忧外患大都不足为虑。

当然加拿大也有其明显的弱点,比如说大部分国土空旷而寒冷,人民的生活节奏较慢,行事也比较随意,又是移民国家,文化多元,因而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并不是很强。在国际政治间的角斗中,加拿大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势国家,常常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缄默而正直的角色,但偶尔露峥嵘也可能有惊天动地之举。比如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加拿大以其积极的外交政策首创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UN Peace-Keeping Mission);再比如 1997 年在渥太华达成的《世界禁雷条约》(Ottawa Treaty or Mine Ban Treaty)。

从外来观察者的视角看,加拿大政治、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很短;最早是征服了不幸的北美原住民后以法、英移民为主的殖民地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相对成功的英国政治制度的外延和移植。不过加拿大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在传统的殖民地条件下(colonization),而非异族统治的殖民主义政体(colonialism),这一点与印度、南非这样的以前曾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亚非国家不同。加拿大的独立建国与美国这样的前英国殖民地通过独立革命取得现代国家地位的历史经验也大相径庭。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常被称为英国的分支(Offshoot),有趣的是这一类国家后来的发展往往比原宗主国更为成功,个中原因还是个政治学研究上有争论的课题。加拿大取得独立的国家地位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与宗主国英国不断地协商与互动的结果,而且至

今也没有完全切断与英国的血脉关联。从法律上讲,加拿大仍是君主立宪的政体,而君主就是英国女王。所以加拿大作为一个主要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国家,代表了从欧洲主要是从英国传统移植嬗变的一种现代政体的类型。

在西方政治体制中,我们知道英国议会制度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传统的英联邦国家中,议会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在英国本土之外,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成功而且稳定的不多,几乎都在式微或变异之中。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人文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契合。在加拿大的历史、社会、人文条件下(比如早期的移民构成以英、法移民为主),以英国议会体制为蓝图建设政治制度看来是个自然、合理的选择,当然制度建设上的变通与改良也是必需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人文条件下,选择英国议会政治制度就不见得明智可行了,比如许多以前受英国殖民主义控制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所以从根本的制度选择的意义上讲,加拿大的情况其实就是主要为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社会移植与其历史人文传统相契合的现存的政治制度,这样的移植不易产生排异问题。而像亚非拉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移植宗主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是个比较复杂的制度选择与政治文化问题,也是印证政治学所说的路径选择和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的实例,恕笔者无法在这本小书里充分展开讨论。总之,加拿大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值得研究,而以美国、英国和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作为参照物,加拿大政治更能凸现其独特性。这也是我想谈论加拿大政治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读者需要对加拿大增加了解。与中国隔洋相望、地广人稀的加拿大现在是中国人的第一大移民定居国;加拿大的华裔已成为英裔、法裔和原住民之后的第四大族群,中文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如果你在多伦多、温哥华的唐人街或周边街区漫步,眼

前简直就是一片中国城市小区的景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的课堂上，最常见的是满教室的亚裔，特别是中国学生的面孔；而来自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遍布加拿大各大学的研究生院。据 2006 年的统计，加拿大当年的十几万在校研究生中有五分之一是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人数占第一位。现在加拿大高等院校的教授中，4.5% 是华裔，在少数族裔教授中也占第一位。总之在加拿大的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科研人员，中国人的比例日益增多。在经贸领域，中加关系的发展也非常可观，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钾矿、铀矿等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原料需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过去，加拿大人来中国旅行、生活，也帮助过中国；现在，中国人到加拿大移民、留学。一方面，中国与加拿大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一方面，中国与加拿大在人权和法律问题上还时常进行争辩。但我们到底对加拿大了解多少呢？加拿大人是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是怎样看待世界，是怎样和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打交道的？但愿我的这些浅显的随笔，能让中国读者对加拿大多一些知识，多一些认识，多一些理解。

永远的美国因素

在多伦多的市中心闻名世界的电视塔(CN Tower)的旁边,有一座外表就像高档购物中心的体育馆,那就是内部结构非常现代化的加航中心(Air Canada Center),那是加拿大的枫叶冰球俱乐部(Maple Leafs)和猛龙篮球俱乐部(Raptors)的比赛体育馆。每当这两个代表加拿大最大都市的北美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主场比赛特别是季后赛进行时,尽管票价不菲,场内一般都是座无虚席,呼啸的人浪常常令人窒息。而每场比赛开始之前,照例都要高唱国歌,虽然职业俱乐部的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俱乐部所属的国家的国歌就代表俱乐部的主曲。因为最多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俱乐部对垒,当加拿大和美国国歌旋律奏响之时,一般都是一位主队请来的歌手或名人引吭高歌,观众和运动员都要站起来以示尊重,这时人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美国籍的球员大都右手按在胸前,在“星条旗之歌”的曲调中表现出一幅严肃庄重的神态;而当加拿大国歌“啊 加拿大”唱起来的时候,加拿大运动员没有什么特别的统一的郑重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告诉你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区别:美国人更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爱国主义,而加拿大人虽然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对国家的象征比如国歌和国旗并不轻易显示出集体的尊重和必要的神圣感。

说加拿大政治不能不说到美国,加拿大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当然在历史上也离不开英国),可以说在加

拿大政治中最永远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因素。无论从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角度说,美国对加拿大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国和加拿大一样的一对欢喜冤家,同样的语言,相似的历史文化,相近的人文地理,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漫长的不设防的边界,但一方对一方在国力上占压倒的优势,不过这又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加拿大,那就无可避免地要拿美国作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对加拿大人来说,做超级大国美国的邻居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是好是坏真的是一言难尽,只能是冷暖自知,别有一份滋味在心头。不过相比于美国的南边邻居墨西哥,加拿大命运还算好,至少领土完整还是一直有保障的。墨西哥前总统迪亚兹(Porfirio Díaz)有一句名言,“墨西哥的悲剧是离美国太近而离上帝太远”,一语道出了墨西哥的多少辛酸;如果看看今天美国的疆域里有多少土地是从墨西哥攫取过来的,人们就不能不同情墨西哥的悲惨命运。不过从另外一方面讲,墨西哥人对美国也是爱恨相交,美国的兴旺发达也继续吸引着墨西哥人,不管是非法移民还是经济往来。美国强大的经济列车一直在带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今天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北美三大经济体更紧的捆绑在一起了。说到底,北美的三个邻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我在加拿大定居多年,也像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多少次穿越北纬49度线上的那条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的边界到美国探亲访友、学术交流、旅游休闲,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山姆大叔边境官简单的对话和招呼中轻松通过,感觉不到国界的森严和警卫的严厉。很多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因为经常访问的“外国”就是美国,连加拿大护照都不申请,用一张出生证甚至一张驾照就来往于美加之间。不过我也多少次问过自己:这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到底美国和加拿大有什么不同?

最直观的当然是自然景观,沿着国界穿越,无论是从美国进入加拿大还是从加拿大进入美国,你能直接观察到的也就是高速公路号码和限速里程等计量单位的变化:美国用英里而加拿大用公里,美国用华氏温度而加拿大用摄氏温度,美国的加油站用加仑为单位而加拿大用公升。但除此之外,国境两边的建筑地貌、农舍牧场、森林河流根本没有分别;特别是那些高速公路旁的快餐连锁店、汽车旅馆和加油站,还有随处可见的购物中心、书店、咖啡店、影院、酒吧,同样的标牌、同样的服务项目、同样的语言(除了魁北克以外),似乎让人无法感觉到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今天大量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生活、工作在对方的国度。夏日里躲避暑热的美国人在加拿大北部旷野清凉的湖泊和别墅区流连忘返,而在佛罗里达海滨许多加拿大人离开北方的严冬在圣诞节时享受南方加勒比海吹来的温暖的海风。在加拿大人最为疯狂的冰球赛季,每当加拿大的冰球队在北美职业联赛的美国客场比赛时,大量的加拿大拥趸便出现在赛场。笔者学习工作过的大学里,许多同学、同事是美国人,或者具有美、加双重国籍,没见到有什么不同;回想起当时一起在大学念博士时的中国同学,不少毕业后也都去了美国,大部分念书时的好友已经不在加拿大而是远在加州、得州。

举几个统计数字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员往来,从 1851 年到 1951 年,710 万欧洲移民来到加拿大,但同时,660 万加拿大人离开加拿大去美国定居,迎来送往,加拿大欧洲移民的净增长在这 100 年里只有区区 50 万。总之很多移民来加拿大,但他们的目的地还是美国,这种把加拿大当做去美国的跳板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都是如此。不过也有美国人基于其他目的来到加拿大,比如 19 世纪时的美国北部希望开拓处女地的农民和美国南部蓄奴州里渴望自由的黑人涌到加拿大;在 20 世纪 60 年代越战时期,又有大

约6万美国逃兵役的人来到加拿大。所有这些来自美国的“不速之客”加拿大照单全收,有时弄得美国政府尴尬难堪,但也无可奈何,加拿大成了美国人的特定条件下的避难天堂。这些人在加拿大定居,取得加拿大国籍,但许多还保持着美国居民的身份。总之美国和加拿大太近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太相似了,让人有时觉得就是不分彼此的。可是,在加拿大的国家认同上,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却又经常是“我们不是美国,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的声明。真有意思,加拿大人的行为和言语上的矛盾怎么解释?

加拿大人看美国电视,与美国同步上映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加拿大的体育和文艺明星只有在美国才能真正出人头地;加拿大的职业体育联盟与美国绑在一起,比如NBA、NHL、MLB、MLS都有加拿大体育俱乐部的参与,加拿大和美国一起组成北美文化圈,对乡村音乐和爵士乐如醉如痴;加拿大人曾在英国米字旗下和美国人打过仗,但自从加拿大自治领独立后的上个世纪加拿大又多次和美国人一起参加战争,成了美国的战争盟友;在冷战与核武器的阴影下加拿大和美国人一起组成北美空防体系;“9.11”恐怖主义袭击时美国禁空,于是美国民航飞机蜂拥降落在加拿大机场上;加拿大参加了美国的阿富汗战役但拒绝参加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干涉战争。怎么看这都是个纷乱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是人们在加拿大常常听到的宣示告白;这一切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要了解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我们必须从美国独立革命说起,或者从加拿大人反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初始状态说起。

当欧洲移民在500年前开始来到北美新大陆时,法国殖民者1603年先在北大西洋的岸边登陆,就是今天加拿大东部大西洋省的地方,随后进入北美大陆内部。法国殖民者最早以渔民和皮毛商为主,除了北美野牛、麝鹿、狼、狐等皮毛的吸引,最有价值的好像就是河狸。皮毛商

们从圣劳伦斯河口登陆荒凉空旷的北美大陆,首先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遍布湾区的肥胖的河狸,当时河狸皮在欧洲有巨大的市场,上流社会的炫耀标志之一就是制作高贵的河狸皮大衣和帽子。所以最早的法国殖民者的北美探险有明确的经济目的,也许不同于五月花号上的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逃避迫害寻求新世界的集体精神。英国人也不甘于后,新英格兰殖民地就是今天的诺瓦斯高舍省很快也建了起来对抗新法兰西的存在。法国人曾用西北公司(North West Company)的方式开始管理殖民地,而1670年英国王查理斯二世则用皇家授权的方式允许建立了英属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公司,那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胡德森·贝(Hudson Bay)公司。这个公司获得了在13个英国拥有的殖民地上贸易经营以及行政管理的特许权利,这片土地面积相当于今天英国领土的15倍。

说到这里笔者建议感兴趣的读者读读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历史的介绍,英国惯于采用皇家授权的公司来开拓新的殖民地,南亚的东印度公司和北美的胡德森·贝公司就是例证,当然最后这些公司都将经营和管理的权力转交给了大英帝国政府。有意思的是为胡德森·贝公司最开始在英皇室那里获得授权的却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法国的探险家、生意人Radisson和Des Grosseilliers,他们是在法国巴黎尝试开拓北美殖民地的野心碰了钉子之后才来到伦敦撞到运气的。更有意思的是差不多200年后的1870年胡德森·贝公司居然还把所谓他们管辖的加拿大西北部的巨大土地以150万元的巨款卖给了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其实他们的北美殖民地开拓就是在广袤荒凉的土地上建起经营贸易的定居点,算是殖民历史的开始的一笔,并无必要和完备的行政、法律系统的建设。这些最早的定居点主要是收购皮毛等当地产品为目的,其经营活动主要是与当地印第安人打交道。

不管怎么说,这当然都是早期殖民者在北美大陆扩张的重要方式。

北美殖民地的历史有时候是赤裸裸的对原住民的掠夺,有时候又是通过貌似公正但实际上令人怀疑的法律条文上的领土转换,比如加拿大从胡德森·贝公司买下西北领土而美国也从法国买下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从俄国买下阿拉斯加州。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原始的领土所有权应该不属于殖民者的,而是当地原住民比如印第安人的,最后却是外来的欧洲人把这些土地买来卖去。

再回来说加拿大的早年殖民历史,“加拿大”的名字的由来本来是当地土著人语言中(Kanata)所指的欧洲人的村庄或定居地,开始是当地人为法国殖民者指路到定居点而称呼的地名,后来就被法国殖民者用来统称这片广袤的土地,所以早期加拿大人(Canadiens)的称呼指的是法裔定居者。不过法国人来了之后,英国殖民者也不甘于后登陆北美,这样一来北美新大陆的新英格兰和新法兰西成了死对头,没过多久英国和法国就开始为北美大陆的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在英法为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不同的印第安部落则与英法军队结盟参加战争,这种殖民主义军队与不同的殖民地原住民结盟进行战争的情况在印度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在英法对印度西孟加拉的争斗中,看来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老把戏在北美也适用。经过艰难的7年战争后英国人最后打败了法国人(后面说到魁北克时笔者还要继续讲英法争斗的历史故事),1763年双方签署巴黎条约,在此基础上的以皇家敕令的形式把法国的北美殖民地转给英国,而英国作为交换也把一些他们控制的加勒比海岛国转给了法国,算是给法国殖民当局留了些面子。

1774年通过魁北克法案宣示了今天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正式建立。魁北克在印第安语言里是“河流到了窄的地方”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今天的圣劳伦斯河的上游的地方。在英法战争之后,英国作为征服者试图同化法裔加拿大人,但被天主教和社会保守派主导的法裔社会所排拒而失败,所以最后故作大方,宽宏大量地允许加拿大法裔保留语